

[文章编号]1004—5856(2023)04—0006—04

# 洛克宗教宽容思想的演变

## ——从个体宽容到教派宽容

戴淑琳

(南京农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5)

[摘要]16世纪宗教宽容思想开始在欧洲兴起,在此之前所有教徒和无神论者都曾遭遇过严重的宗教冲突、迫害,甚至于宗教战争,欧洲文明进程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经过宗教改革的思想洗礼,理性信仰的拥趸者不再被束缚于披着神学外衣的专制教会。在伏尔泰、卢梭等人重创了自然神论的思想地基,以及杜哥尔、莱辛等人在不同领域提出了宽容思想的基础上,洛克作为启蒙运动的主将也将宽容的旗帜牢牢矗立在宗教土壤之上。

[关键词]洛克;宗教宽容;个体宽容;政教分离

[中图分类号]B561.24;B929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4-5856.2023.04.002

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以王权和教权间的冲突和斗争为主线,在经历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几大新教的崛起使得欧洲大陆爆发了更为惨烈的宗教战争,而“通过三十年战争,人们深信无论新教徒或旧教徒,哪一方也不能获全胜;统一教义这个中世纪的愿望必须放弃”。<sup>[1](P43)</sup>在这种境况下,宗教宽容成为17世纪思想家们探讨的一大热点。作为启蒙运动的先驱同时也作为一名新教徒,约翰·洛克在伏尔泰、卢梭、莱辛等学者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个体宽容的分析论证类推出教派宽容的合理性,进一步提出了宗教信仰自由原则和政教分离原则,对后世影响深远。

### 一、近代欧洲宗教宽容思想的起源

通常认为,14世纪开始兴起的文艺复兴和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随后发生于17—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人类理性逐渐觉醒的时期,生活在这几个世纪的思想家们纷纷开始强调理性的重要性,致力于把人们从专制教会的枷锁中

解放出来,带领着人们破除迷信愚昧的思想,获得真正的信仰自由。

#### (一) 从上帝创世到自然神论

在圣经故事的“创世说”中,上帝用七日创造了包括人在内的万物,正因为世间一切都是上帝缔造的,所以作为万物灵长的人类必须服从上帝,“因为他的永生幸福有赖于上帝的悦纳”,<sup>[2](P37)</sup>这一点从圣经中所描述的人们的思想行为便可以看出来。圣经中提到,亚伯拉罕随其父祖奉上帝为自己的主,上帝予他妻子撒拉在90岁时生下儿子以撒,亚伯拉罕老年得子如获至宝。但是上帝为测试亚伯拉罕对自己是否足够顺从和忠诚,命他向自己献祭独子以撒,亚伯拉罕毅然准备献祭其子。这一故事足以展现当时的人们对上帝命令的无条件服从。

“创世说”自诞生以来便一直被人们当作万物初生的最佳解释,而自然科学的兴起则使这一圭臬出现了裂痕。但是早期的自然科学家的思想仍然无法彻底摆脱神学的影响,因此“自然神论”应运而生。“英国唯理主义思想家

[收稿日期]2022-04-02

[作者简介]戴淑琳(1997—),女,杭州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政治哲学的研究。

塞缪尔·克拉克区分了四种不同类型的所谓自然神论者。第一种是相信上帝作为钟表匠,在创造世界后就离开,而使世界自行运转;第二种是相信上帝作为创造者参与一般护理,但并不进行道德管理,即并不赏善罚恶;第三种是相信上帝作为创造者与道德管理者,但并不相信灵魂不朽;第四种是相信上帝作为创造者与道德管理者,但并不相信《圣经》是特殊启示。”<sup>[3]</sup>从塞缪尔·克拉克的观点中可以看出,在17—18世纪自然神论逐渐成为欧洲主流的哲学观点,伏尔泰、狄德罗、卢梭、洛克等不少思想家也都是自然神论的拥护者。

### (二) 从宗教狂热到理性信仰

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基督教对教徒的思想控制最为严格。尤其是在中世纪教皇高度专制之下的欧洲,所有其他学科领域或者思想的研究都不得不披上一层神学的外衣。思想的高度控制必然引发宗教狂热,进而导致教派之间、种族之间一系列的冲突、迫害和战争。1096年,教皇乌尔班二世为了打击穆斯林势力和实现基督教向东部地区扩张发动了九次十字军东征,这一明显的具有宗教性质的战争持续了近二百年。参与十字军东征的士兵绝大部分是出于自身强烈的宗教信仰以及教皇对残酷的战争行为的无条件赦免和最高奖赏,即凡纯粹出于虔诚参加十字军者可以用远征来代替一切救赎。不论这些士兵是出于自身信仰还是对教皇承诺的向往选择积极参战,归根结底是因为他们对上帝与上帝的代理人深信不疑,对当时的宗教专制思想和体制无比狂热且服从。

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为人性摆脱神性打开了新的道路,同时也推动了这个时期社会科学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怀揣理性、批判教会专制的思想家,宗教专制体制已然走到需要被打破的时刻了。以伏尔泰、洛克、莱辛等为代表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基于理性和道德率先对基督教教会专制进行了强烈的批判,抨击了教会的黑暗统治和思想禁锢。伏尔泰甚至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称呼教士是“文明恶棍”,把基督教说成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骗人的罗网”。此外,其他思想领域的学者也相继提出了对宗教专制的异声。以杜尔哥为代表的重农主义学派拥护“宽容思想”,德国剧作家、美学家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也在其剧作《智者坦纳》中提出道德价值应在教条之上,宗教教派之间应该相互宽容。在这些思

想家站出来后,理性信仰的火苗迅速席卷教徒所在之地,宗教宽容成为17—18世纪主导欧洲社会思潮的启蒙运动的一大主题。

## 二、洛克宗教宽容思想的内容

### (一) 宗教与世俗是两个世界

洛克认为人们生活的世界可以一分为二,即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二者互相联系又互不干预,世俗世界就是所谓的人们生活的社会,精神世界则不仅指人死后的天堂或者地狱的归属,更包括现世的信仰选择。洛克对于这两个世界进行了具体的定义和区分,并且他认为人们在这两个世界各有需要遵循的规范法则,但是上帝仍然是最高仲裁者。

在世俗世界,洛克认为作为管理世界秩序的工具的国家只是人们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存在的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谋求和维护人们自己的利益,这些利益包括生命健康、个人自由以及对私人财产占有的权利。为了维护和谋求这些私人利益,人们制定契约、组建社会,自己则成为某个国家的公民,国家交由官长管辖,官长拥有这个世俗世界的最高权力,并能够运用权力保证所有公民的权利和利益。当然,公民参与社会生活和官长执行权力都有必要的法律依据,法律构建了社会的最终秩序。必须要提到的是,世俗世界的官长的管辖权仅仅局限于对公民社会行为的管理,灵魂拯救则完完全全是公民自己的事。

精神的世界承载的是人们信仰的归属,宗教的意义在于一些人内心的确信。洛克认为,“真正的宗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并不是为了制定浮华的仪式,也不是为攫取教会的管辖权或者行使强制力,而是为了依据德性和虔诚的准则,规范人们的生活。”<sup>[2](P1)</sup>所以,任何宗教并不具备专制权力,宗教不过是教徒们根据内心的选择自发组成的具有共同信仰的组织。虽然存在不同的宗教教派,但通往天堂的路不止一条,各宗教之间应该宽容,因此即使是不同教派的教徒在精神的世界也都拥有平等的权利。精神世界的唯一法则也只是上帝,教徒的义务则是信奉主的教义以促进上帝之国。

### (二) 人人得以信仰自由

从1517年马丁·路德提出《九十五条论纲》,反对教会兜售赎罪券,到1555年《奥格斯堡合约》确定“教随国定”,使信仰成为私人的事,再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订,结

束30年战争,经过一系列的宗教改革之后,信仰自由成为人们的基本权利。基于这样的背景下,洛克进一步提出人们在上帝面前拥有信仰自由权利的合理性。他认为,“只有内心的虔诚才能博取上帝的悦纳……归根结底,一切事情都还得留归人们自己的良心去决定。”<sup>[2][P23]</sup>根据洛克的论述,个人信仰只取决于对上帝的忠诚程度和自己良心的选择,其他则无关紧要。既然如此,不论是教会还是官长都无权干涉个人的信仰自由,教徒只需要内心信奉便能够沟通上帝,拯救灵魂。

人人得以信仰自由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上述的因信称义,二是教徒具有自由选择加入任何一个宗教和教派的权利。洛克认为,教会应该是一个自由自愿的组织,因为人生而自由不属于任何组织,教会作为一个精神团体,应该是人们根据内心需要自愿加入的,“人们加入这个团体,是因为他们认为能够用上帝可以允许的方式礼拜上帝,以达到拯救灵魂的目的”。<sup>[2][P8]</sup>历史上存在过许多宗教和教派,他们无不高唱自身的正统性,声称自己的教义才是唯一真理,即使是同一时代统一宗教内部的教派也存在这样的情况。虽然真理唯一,但通向真理的路千千万,因此不同宗教和教派之间需要一定限度的宽容。

### (三) 从个体宽容到教派宽容

从上帝创世到自然神论体现的是人类理性的觉醒,人性从此摆脱神性的控制而得以自由生长;从宗教狂热到理性信仰则展现出人类灵魂的自我解放。中世纪宗教专制的思想在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后得到了彻底的洗礼,“宽容”成为了人们生活和精神信仰中迫切需要的东西,作为个体的人也在这些思想改革运动中首先得以恢复自由。

洛克作为启蒙运动的主将,他的宗教宽容思想首先是从对个体宽容的论证开始的。在对宗教和世俗这两个世界进行严格区分的过程中,洛克提到了能够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起到管理和约束作用的三个客体,即上帝、世俗官长(或者法律)和个人的良心。对于这三者的界定,洛克认为不仅仅是像“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说的那么简单。官长和法律限制的是人们的社会生活,但是官长的管理受辖区所限,法律则只能约束到它所涉及的那部分人,就所有具有信仰的人来说,“每个人都应当做那些他的良心确信上帝能予以接受的事

情”,<sup>[2][P37]</sup>从而实现对全部人的管理。从这一角度来说,洛克把两个世界重新联系在一起,将上帝置于法律之上,人们遵守法律之前必然先遵从良心、服从上帝。既然精神世界的圭臬更为重要,那么对于教徒进行认定排除也势必重要。对于教徒来说,“首要的和高于一切的,就是向自己的私欲开战。任何人若没有圣洁的生活、纯洁无暇的行为,缺乏仁爱 and 忍让精神而僭越基督徒的美名,都是徒劳无益的。”<sup>[2][P1]</sup>因此,洛克认为真正的教徒必然具有宽容、仁爱的精神,这种宽容和仁爱之心应该在现实生活中外化于行。同时,作为教徒的个人,应该具有这样的精神也表现出其后的宗教更具博爱和宽容的本质,而历史上出现的宗教冲突、斗争都是违背这一宗教本质的,如洛克所说“基督教世界之所以发生以宗教为借口的一切纷乱和战争,并非因为存在着各式各样的不同意见(这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拒绝对那些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实行宽容(而这是能够做到的)。”<sup>[2][P47]</sup>因此,从个体宽容的角度出发,在教派和教徒之间重新恢复和宣扬宽容精神是最符合宗教本质的。

## 三、洛克宗教宽容思想的影响

洛克将对个体宽容合理性的论证推及教派之间也应该做到互相宽容,他从世俗社会和精神世界分属两个不同领域作为切入点,认为不论是管理世俗事务的官长还是教会、教徒都应该对其他信仰者秉承宽容的态度。洛克的宗教宽容思想对宗教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但囿于所处的时代和阶级限制,洛克的“宽容”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具体表现为他提出的几类宗教不宽容对象。

### (一) 洛克的宗教不宽容对象

洛克的宽容思想实际上在社会政治领域体现的更为彻底,他认为“无论是异教徒、伊斯兰教徒,还是犹太教徒,都不应当因为他的宗教信仰不同而被剥夺其社会公民权”。<sup>[2][P46]</sup>而在宗教信仰上,洛克作为一名基督教徒,他的宽容思想更多的还是以为基督教新教谋取更好的发展前景为最终目的,因此他提出的宗教宽容的对象必然是有所限制的。

在经历宗教改革之后,以路德教、加尔文教为代表的一批基督教新教开始兴起,而在当时仍然占据主流地位的天主教借助皇室力量对新教及其教徒进行了血腥的镇压,一度导致国家

和社会陷入严重的失序状态。作为前车之鉴,洛克认为天主教的存在是不利于国家发展和宗教进步的,因而也没有被宽容的资格。此外,伊斯兰教和犹太教等异教在根源上否认上帝作为唯一的神,此种行为可以直接被定性为“叛国罪”,当然也就不必给予宽容。最后一类洛克认为的宗教不宽容对象是无神论者,因为“那些否认上帝存在的人,是根本谈不上被宽容的”。<sup>[2] (P41)</sup>

#### (二) 政教分离的现实意义

洛克在对世俗和宗教作为两个世界进行严格区分的时候,就已经把官长和教会的权力进行了明确的划分,也就是将政权和教权彻底分离。虽然洛克的宽容思想中存在三类宗教不宽容对象,但是他并不否认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公民权,并且他认为教会无权干涉其他信仰的任何公民在民事方面的权利。洛克的政教分离思想强调了国家机器和宗教教会在各自领域应该起到的作用,二者相互联系又互不干涉,共同促进人类发展。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而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在近代以前,国家的统一是制造和平发展环境的必要条件。相较于古代中国,欧洲国家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处于分裂和战争状态,主要原因便是宗教在国家政治中过多介入甚至于凌驾政权和王权之上。因此,政教分离的思想将宗教势

力独立于政权之外,减少宗教借助政权进行宗教迫害、战争,使宗教重新回到引领人类精神文明发展的轨道,有利于现代国家和社会更好的发展。

#### 四、结语

洛克的宗教宽容因为受到其自身的时代背景和阶级思想的限制而存在许多自相矛盾的问题,由此无法将所有信仰者和无神论者囊括为宽容对象,也无法保证所有人获得平等的宗教权力。但是,洛克首次系统地阐述宗教宽容的合理性,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精神文明的进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正如著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弗兰克·梯利所说“没有一个哲学家比洛克的思想,更加深刻地影响了人类的精神和制度。”<sup>[4] (P95)</sup>洛克的宽容思想为中西方宗教的存在和发展规划了新的前景,其中衍生出的政教分离的观点也被当代许多国家纳入基本国策之中。

#### 【参 考 文 献】

- [1] 罗素. 西方哲学史: 下卷[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 [2] 洛克. 论宗教宽容[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9.
- [3] 刘锦玲. 自然神论具有宗教批判意义[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7-04-18(4).
- [4] 梯利. 西方哲学史: 下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责任编辑: 张瞳光

## The Evolution of Locke's Religious Tolerance Thought

——From Individual Tolerance to Religious Tolerance

DAI Shu-li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In the 16<sup>th</sup> century, the idea of religious tolerance began to rise in Europe. Before that, all believers and atheists had suffered serious religious conflicts, persecutions, and even religious wars. Therefore, the process of European civilization was also greatly impacted. After the thought baptism of the Reformation, the supporters of rational belief are no longer forced to be bound to the autocratic church in the theological cloak. On the basis of Voltaire, Rousseau and others who have severely damage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of deism, and Dugor, Lessing and others who have put forward the idea of tolerance in different fields, Locke, as the leader of the Enlightenment, also firmly stood the banner of tolerance on the religious soil.

**Key words:** Locke; religious tolerance; individual tolerance; separation of politics and religion